

春浸白泥湖

李四毛

谁能想到，一方名字里嵌着“泥”字的湖，竟藏着洞庭之滨最鲜活的春韵？风是软的，裹着江南的湿润；水是清的，映着岸边的新绿，岸边草尖刚染嫩色，水下的生灵便已蠢蠢欲动。我和三五好友专程踏春而来，不为名山大川，只为赴白泥湖之约，看一看这方湖底藏着的春日生机，品一品人与自然共生的清欢。

这方卧在长江与洞庭之间的白泥湖，虽名带“泥”字，湖底的白泥却莹白洁净，湖水澄澈见底，水下摇摆的水草清晰可辨。还未走近湖岸，一缕淡淡的水香便悄然漫来——没有鱼虾的腥气，只有水草与湖水交融的清润，漫过鼻尖，沁人心脾。春风轻拂湖面，涟漪层层叠叠，将岸边的新绿映入水底，如一幅未干的水墨小品，寥寥几笔，尽得江南灵秀之气。

俯身往水里看，白泥莹白，水草轻晃，偶尔有小龙虾举着钳子爬过，螃蟹则贴着湖底慢慢挪动，动静不大，却藏着满湖的活气。同行的老渔民姓周，脸被湖风吹得黧黑，手指粗糙，摸着船舷说：“湖水净，鱼虾才肯来。”

他说的是实话。早些年，这湖也脏过，鱼虾越来越少，岸边的草都蔫焉的。后来长江大保护的政策到了云溪，村里人守着湖做修复，种树、治污、禁捕，一年又一年，湖水才慢慢变清，水草重新又长起来了，那些走了的鱼虾，也陆续回了家。这湖水，从来不是死的，是云溪人守出来的活气。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声吆喝：“起网咯！”声音不高，却裹着欢喜，和桨声、风声缠在一起。老周驾着小木船，我们跟着往湖心去，渔网借着机械的力气慢慢往地上提，我们几人都屏住了呼吸，怕惊着水里的生灵。

白泥湖的水深刚好，光照也足，渔民们一直守着“人放天养”的规矩，不喂人饲料，鱼虾们靠湖里的水草、小虫过日子，长得慢，却透着天然的鲜。起初湖面很静，只有桨声和风吹绿草的轻响，等渔网渐渐靠近岸边，水面突然热闹起来。

青鳞一闪，一尾鲫鱼率先跃出了水面，跟着，白刁成群游过，银闪闪的一片，还有小龙虾在网里蹦跳，螃蟹则横着身子爬，溅起的水花落在阳光下，像碎银。老周笑着捞起一尾鲫鱼，细鳞泛着光，斑纹像湖底的苍痕，挣扎得有力，透着股野性的灵秀。“你看，这鱼只吃湖里的小鱼虾，没有土腥气，煮着最鲜。”

中午在湖畔的“渔家乐”落脚，刚捞上来的水产，做法最简单。清蒸鲫鱼，只放一点盐和姜片，旺火蒸10分钟，揭盖的瞬间，鲜香直往鼻子里钻，鱼肉嫩得入口即化，带着湖水的清甘。白刁用清水煮，撒一把葱花，鲜得不用多余调味；小龙虾和螃蟹清蒸，剥开来，肉紧实弹牙，满是春日的鲜气。

老周说，现在湖里的鱼虾多了，渔民们不用再愁生计，一筐筐鱼虾运出去，成了云溪的名片。不用喊什么口号，湖水清了，鱼虾肥了，日子就好了。这大概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实在的样子——不是挂在嘴边，是藏在渔民们的笑容里，藏在每一尾鲜活的鱼虾里。

夕阳西下时，霞光把湖面染成了暖金色，候鸟归巢，渔舟靠岸，筐里的鱼虾还在蹦跳，老周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我站在湖岸，风里带着湖香和鱼虾的鲜气，忽然明白，这次来白泥湖，看的不只是鱼虾，更是人与自然相处的默契。

春浸白泥湖，这方湖，用澄澈滋养着水中生灵，用坚守见证着生态蝶变，云溪人守着湖，湖也滋养着人，没有虚浮的抒情，只有实打实的生机与欢喜，这，便是白泥湖最动人的春日模样。



汉诗新韵

桃源梦犹在

牧如

沅水汤汤，一苇以航。烟波九转入梦境，武陵千载此中藏；柳叶湖风拂金缕，渔舟轻舟问浪沧。桃花灼灼催春色，诗墙幽幽染斜阳；仁爱囊囊继暮刻，喜闻夜读照寒窗。

舜帝遗风遍天下，德山有德传善响。天供山月照禾稻，文明薪火万岁长。刘郎忧乐吟古调，范公悲欣著文章。陋室生春苔痕绿，五溪渔唱贯云乡。鸡鸣城外灯如昼，号子河街歌绕梁。高腔梨带穿云去，低吟丝弦追梦来。

秦人洞天皆封久，桑竹文映岁月长。豁然境界眼前景，良田美池列成行。铠甲烽烟凝碧血，杜鹃啼处花犹香。武陵酒熟春风顺，秋收时节益丰穰。津市牛肉鱼米香，擂茶沸水暖人肠。一碗米粉万家创，钵钵氤氲绕屋梁。

桃源梦，何曾绝？沅澧湖，今又寻。彭头城池证鸿案，星德彩影太古梦。陈迹斑斑春中阁，马蹄声远尘烟灭。雄图漫卷香未歇，易代犹存志士节。古今过客如云散，到此尘心俱皎洁。君看千顷稻浪翻，畅听德音入心扉。柴扉半掩即仙境，何必桃源辨真伪？心若无尘皆净土，常德便是桃源洞。渔郎归去莫相问，鸥鹭已飞桃花绽。但看沅水弯弯处，湖潮生处桃源梦。

名家新作

火红的拜师帖

聂鑫森

60多年前，我走进株洲的一家森工企业，成了一个穿蓝工装的工人。从天南地北运来的粗大原木，松、柏、樟、梓、杉……变成了枕木、梁柱、枪托、弹柄、包装箱、纤维板、家具等，然后又装运奔向四面八方。

在这里，我学的是刀具钳工，专门打磨切削原木的电锯条，由领导安排教我的师父是来自上海的王二郎。他既是一位老党员又是一位老技工，虽是车间主任却又是磨刀班的成员。我第一次走进磨刀间，他走上前笑着说：“你是阿拉第十个徒弟了，好好跟我学吧。当一个有志气有技术的好工人。”我赶快向他鞠了一个躬，叫了一声“王师父”。这就是当年的拜师礼，我既没有呈上拜师帖，也没有给师父敬上一杯酒。在焊接炉的火光中，在磨锯机的“咔嚓”声中，我在师父身边待了13年……

如今我年近八秩，多少回在梦里出现当年拜师的情景，醒来后又想象史书中常提到的拜师帖是什么模样。

丙午年的春风和畅中，我在株洲渌口区的第四届渌商大会上，见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拜师仪式，见到了火红封皮夹着的拜师帖！

在开会之前，我碰见一位年轻的农艺师，他兴奋地打开拜师帖，让我细读文字：“尊师道隆；今以诚心、谨备芳纶之帖，承蒙尊师允纳门下，愿执经问业，承教于前。尊师德艺双馨，乃行业翘楚，术业精专，数载耕耘，成就斐然。弟子仰慕已久，愿以师为范习其技艺，承其精神，行其正道。承投资于人之宏旨，秉薪火相传之初心……”我刚看完，他崇敬地说：“我的师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杂交水稻专家。”

株洲县成为株洲城市圈的渌口区，破茧化蝶已经8个年头了。它既是农业大区，粮丰茂，风光



拜师帖。

通讯员 摄

秀丽，同时又在工业制造、科技创新、商贸教育、民生服务等诸多领域，风生水起，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或在本土历练成长的栋梁之材，或在外地乃至国外打拼而卓有成就的风云人物，为渌口区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如时代华鑫董事长汤海涛、兆源机电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树峰、安东油田服务集团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罗林、北京萌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嘉斌、中国首位中医诊断学博士张文安、北汽集团首席技师吴端华……

“任难笃行，精诚互赢”8个字，概括为“渌商精神”。“渌商”不仅仅是指企业家、商家，而是泛指出自渌口这块土地及来自外乡钟情这块土地的名流和普通大众。他们敢担重担，不惧艰险，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勇前行，专精于科技创新，诚信于社会价值的务实守正，弘扬爱国情操，回报和反哺美丽乡土。这种精神需要薪火相传，正如一棵大树的种苗，需要播撒和分株于更加广阔的天地，绿遍千山万水。

于是有了这场区委、区政府精心筹划的拜师会。25位名师，代表工业、教育、医疗、农业、商贸、服务6个领域，41位徒弟皆为本土的技术骨干、人民教师、医务工作者、厨师、新农人。这些师父我大多只闻其名，缘客一面，如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杨军，获大国工匠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

拜师礼。

通讯员 摄

柳祥国，省蔬菜产业核心专家、国内辣椒种植领军人物戴雄泽，中国烹饪大师、湘菜大师欧阳海林……但教育领域我却有两位很熟悉的名师，一位是曾湘潭，曾获全国优秀校长表彰，又获中国百名创新校长奖，现为渌口区教育总顾问、区五中第一书记，办学治校有方，声名久播不衰。另一位为邹艳君，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省合唱协会副理事长，曾获文化部中华杯优秀指挥金奖，她以专业引领渌口区音乐教育高质量发展，功不可没。

在优雅、清亮的音乐声中，名师和徒弟分批登台，全场掌声雷动。

徒弟们恭立于师父面前，低首捧呈火红的拜师帖，师父接过拜师帖后，回赠一个亮着红光的小火炬，继而在记者们的闪光灯前师徒并立，面向全场见证者表示谢意。

在这一刻，我真的很感动。拜师帖表达的是徒弟们的心声：勤学励志，不辱私教，厚德精技，竭诚报效社会和人民。而师父传递的火炬，象征的是光芒闪烁的“渌商精神”，是重重的托付和殷殷的希望，祝愿徒弟们为渌口区的明天追梦追光，为祖国的强盛和辉煌竭诚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我的眼中，忽然幻化出这样的画面：火红的拜师帖，如征帆；红亮的火炬，如灯标。渌水扬波，湘江鼓浪，桨棹划动水面，正奔向大海远方！

武家滩

陈林静

武家滩是个村子。

九嶷河蜿蜒蜿蜒，过了螺蛳滩，穿过一片荒无人迹的峡谷，从秀峰崖一拐出来，就汇入了潇水。武家滩就在潇水河拐角的一处山坡上。

潇水河原来的河水湍急，滩多水险。从江华大瑶山放下来的木排，常常在武家滩被冲散，放排汉子也时常被卷进旋涡里。那时，小小的武家滩村，就孤零零地躺在岸边。20世纪70年代，双牌水库拦腰把潇水河截断，奔腾的潇水河变得温婉，河水蓄了起来。河滩被淹入水中，武家滩村整体移民搬迁到现在的山上。

多年以前第一次来武家滩，也是初春。河水将滩未滩，清澈碧绿。我们乘一艘简易的木渡船过九嶷河后，沿潇水河岸的山路走了几分钟，穿过一片菜地，就到了武家滩。

武家滩散、小、破，十来间木头或黄土夯的房子，零零散散地点缀在河岸斜斜的坡上。

武家滩最缺的是水。“水在河中流，人在岸上愁”。村子没有几块水田，大多是旱地。村民的生计，主要靠砍伐村子后面绵绵大山上的松树和杉树。也有村民在山谷里开辟出三五块地，种上黄精等中药材，换取一点生活费。再就是靠河吃河。家家户户都有一条小小的渔船，

渔船上挂满丝网，网到鱼就拿去青口圩上变卖，卖不掉的就用酸菜坛子里的酸水煮一下，晾干，再烘烤，做成腊鱼。

第二次来武家滩，是十多年前一个初夏。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付梓，书中一篇文章专门写了武家滩。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非常认真负责，邀了省内一个摄影家来武家滩补拍书中的一些图片。彼时的潇水河，河水涨了上来，武家滩一段的河面，茫茫阔阔，宽达千余米，一片汪洋。那天刚下过一阵雨，天色空蒙，云雾缭绕。潇水河碧波荡漾，舟来舟往。武家滩静静散落在山坡上。那位摄影家对武家滩的风景连连称赞，拍了许多精美的图片。那天，武家滩的渔民用一道特殊的菜招待我们——坛腌银鱼。

这个周末，我再次来到武家滩。河上，新架了两座桥，一座是九嶷河刚出河谷的庙头村，新架了一座横跨九嶷河的大桥；另一座桥，是从我们曾经过渡的码头架过去的，更宽。靠山

坡的路边，新建了几栋房子，面江临水。站在房子前，远山近水，风光尽收眼底。房子前面的小院子里，种着三角梅、兰花，还有几盆老树盆景。

此时的武家滩，村子里四处是一栋栋红砖房，窗户巨大，设计新颖。在几处竹林和小树林后面，还掩映着几栋别墅，欧式的房顶，从竹林和树叶间露出来。

村子里散落着几条破旧的渔船。长江流域禁渔后，武家滩的渔民都上了岸，有的去了广东务工，有的在县城开店，做起了生意。村子后面的大山，多年没有砍伐，森林郁郁葱葱。

路边的菜园里，一个中年人正在扯大蒜，紫皮大蒜很粗壮。园子里还有莴笋、大白菜、芹菜等，长势都很好，看样子，农家肥下得足。我与他聊了一会儿。中年男人姓郭，是地地道道的武家滩人。他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还买了房。父母在县城里住不习惯，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两个老人曾是捕鱼的好手。家里现在还有

大山深处的石碑

胡晓江

仲夏，村庄的黄昏像一幅暖色的水彩。在亲戚家早早吃过晚饭，无所事事，上了二楼阳台，就看到了天边的那一抹晚霞。亲戚家在镇上，镇不大，丁字街，屋舍参差错落。从敞开的阳台望过去，不远处是绵绵的山岭，山麓有一条土路，伸向辽远的山冲。我向来抵挡不住荒野的诱惑，这群山，这村庄，这土路，仿佛在向我召唤一样。

我便一个人循着那条土路，闲庭信步。土路漫不经心，傍晚的风漫不经心。土路浮起轻尘，细细的尘埃很快就沾满了我的皮鞋。

田畴中有菜畦，支起丝瓜棚、豆角棚。黄狗在曲曲弯弯的水圳堤岸走过，翘着尾巴，一颠一颠的，狗尾巴与狗尾巴草在黄昏的逆光中成了一帧剪影。我也想漫步堤岸，涉足浅草，像那只无忧无虑的狗狗，但害怕有蛇出没，只好作罢。山冲分叉，又有山冲，土路也分叉，依山冲蜿蜒，那橘黄的土路便像极了大树的枝丫，横陈在大山中。眼见天色渐暗，我便沿着另一条土路，从另一座山岭的山麓返回了镇上。

若干年后，记不清多久了，至少是10年吧，我又一次去了那位亲戚家。也是黄昏，便也想去土路走上一圈。亲戚说：去吧，打了水浇路。我知道这里前年发了一次很大的洪水，上了电视，上了报纸。水泥路是沿着原先的土路拓宽的，四五米的样子。走了好长一段，皮鞋上果然少有灰尘。时间尚早，便想比上次走得更远一些，看看大山的拐角，看看山与山重叠的部分，看看山的那一边。那夹杂着青草田泥气息的微风，老友一般，似乎在咋咋呼呼地与我打着招呼：“嗨，好久不见。”

上次只是远远望见那条水圳，因为怕蛇，没有踏上水圳堤岸。这次是冬天，蛇已冬眠，不用怕了，我绕到水圳旁，沿着水圳的堤岸缓缓

行走。两年前的特大洪水，依然在水圳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坍塌后用石头勾缝修复的堤岸，似在诉说着什么。再往前走，在两条水圳交汇的位置，我看到了一处新建的水泥坝。坝体一侧，有处可停四五台小车的小广场，立着几块石碑。我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这里既是两条水圳的交汇处，也是两条水泥路的交会处。石碑上刻的是捐资修水泥路、水泥坝的人名，黑色的碑体，红色的字迹，没有文绉绉的碑记，只有人名与捐款数额。对我而言，那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那一行行的名字中，我惊奇地发现，竟然有几位捐了10万的，还有几位捐了5万的，当然，捐款200的也在其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偏僻山冲竟有这么

些管子、渔网，只是多年不用了。两个老人闲不下来，养了二三十只鸡和十多只鸭，种了几块地的蔬菜。

“这些年国家对我们移民真好。我们建房，国家每户补贴了两万元。”男人说，“我们每个人每年还可以领到600元的直补资金。”

中年男人每个周末都带孩子回来，在武家滩住一个晚上，陪老人聊聊天，与老人一起锄地。有儿子的陪伴，两个老人很开心。孙子特别喜欢吃老人养的鸭子生的蛋。在河里吃小鱼小虾长大的鸭子，下的蛋个头大，蛋黄红红的，特别有营养。每次孙子回来，老人都会煎一大碗。

公路穿村而过，一直通到山那边的庙头村，两个村子连在了一起。沿路两边新种了几百亩油茶。有的油茶开着大朵大朵的花，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很是显眼。靠近山边，不知谁种了一片山苍子树。山苍子香味浓，是很好的香料。山苍子油这几年价格猛涨，两百多元一斤。武家滩这个村民应该看准了市场行情。此时这些山苍子树正在开花，淡黄色的花朵虽然细碎，但一串一串一树树，粉嘟嘟地，在武家滩如黛的山色里十分抢眼。

春光妩媚，武家滩如一幅画，静静呈现在潇水大地。

多出手阔绰的爱心人士。

我努力向冲尾处张望，但目光所及皆重峦叠嶂，无法窥见大山的全貌，更无法窥见大山的子民。捐资者只是大山的一个缩影，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中，有土生土长、泥里刨食的，也有办厂、经商、沿海打拼的。我更惊讶的是，这个县原先是上榜的贫困县呀，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竟融入大时代、藏富于民了。

暮色渐浓，我择另一条小路折返。冬日的田畴删繁就简，一群“嘎嘎嘎”叫唤着往家赶的麻鸭子打破了村庄的静谧。炊烟起处，老房子已变成了样式各异的小洋楼，有红顶、蓝顶、灰顶，像童话城堡。

这是别人的村庄，我无法深入村庄的肌理。小洋楼旁，有些还留着未拆完的老房子做杂屋，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居然也毫无违和感。老人打开院门，一群麻鸭子潮水般涌了进去。有黄狗溜达，见了像我这样路过的陌生人，也只是斜睨一眼，并不理睬。